

从高原攀高峰:要用实践与积累两条腿

□朱华贤

前几天,一个曾获得市级教坛新秀称号的中年教师,为申报更高等级的职称,向我讨教论文写作的问题——要交论文了,不知道写什么。

“你长期在教学第一线,就像跋涉在素材的矿藏中,怎么会没有东西可写?”

“不瞒您说,开始教书的十几年,感觉很新鲜,要学的东西很多,投入的精力也很大,确实有所成长。可是最近这些年,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。”

她说的是大实话,有这种状态的教师不只她一人,这种状态被称为高原期。

入职之初,信心满满,干劲十足,收获自然多多。十几年一过,教材熟,经验足,觉得教书就是这么一点套路,就开始原地踏步,感觉还挺轻松的。可踏步的时间一长,就再也跑不起来了,也不知道跑的方向。

特别是跨进40岁门槛之后,面对职称和荣誉的诱惑,再看看离退休还有漫长的一段路,陷入了躺平还是发奋的纠结之中。

教书这一行是吃青春饭吗?回答是否定的。

教育中的一切工作,不是流水线上的简单重复的动作,而是融入思想、智慧和情感的综合艺术;教育教学的对象,不是固定不变的物品,而是具有灵性的成长中的人;教师这个职业是必须与时俱进的,教学内容不断更新,因此教师自身也不可能一朝功成便一劳永逸,享受之

后辉煌的人生,而是在不断跋涉和攀登中历练。

这是由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的:你原地踏步,即使站在一定的高度,也必然会在滚滚前进的时代大潮中落伍。

中年教师各方面能力相对成熟,可以不再像入职之初那样猛跑,匆匆追赶,但仍得步履不停,可以小步慢跑,甚至只是缓慢行走。

有些教师说,自己不知道怎样成长,因为自己所做的人家也同样在做。

由此,我想到2014年,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创作座谈会讲话时,曾尖锐地批评当前的文艺创作“有高原而缺高峰”的现象。

高原是指一定数量的平常之作,而高峰则是高质量的精品力作。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同样适合于中小学教育教学,教师有基本的教育教学经验,就如同已经迈上了高原,这就是为什么资深教师的自我提升比青年教师要难。

青年教师的自我提升是走向成熟,高原期教师的自我提升则是攀登高峰。

海拔500米以上即可成为高原,但5000米以上才能被称为高峰。从高原到高峰,是一个巨大的飞跃。

作为一线教师,如果没有独特的经验,没有卓越的智慧,没有创新的理念,无法抵达风光旖旎的峰顶。

那么,已经站在高原上的中年教师,该如何继续攀登事业的高峰呢?

现在的教师拥有很多学习机会,如校本教研、专题讲座、定期培训等,可以

从中吸纳不少新的信息。但这些都是送上门的,是被动的,具有随机性,不一定适合个体的需要。

教师要想提升自己,最好的路径是根据自己的特点,主动出击,寻找课程,选择一两个项目作为学习与研究的突破口。

一、从实践的角度说,要从习惯性操作到原创性探究

经验是把双刃剑:有利的那条刃是熟门熟路,用起来方便快捷;不利的那条刃是容易滋生惰性,形成定势,不思变化与创新,还自我陶醉。

教育教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事业,作为教育教学对象的学生又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个性纷呈的群体,如果总是挪用既有经验,怎么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呢?

论文不是凭空产生的,也不是一般的、常态的实践总结,而是原创性、探索性实践的思考与梳理。

理论思维的成熟是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,而论文的写作是助推教师走向理性的重要途径。成熟的教师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思考,也应该不断开展原创性实践,既是为论文写作准备第一手材料,也是为自己的专业提升与超越搭桥铺路。

二、从积累的角度说,要从散点堆放到选料组装

教师的提升离不开积累。积累是打墙基,是筑台阶,是造梯子。

那么,有些教师为何有积累而无高度?学了很多知识,东一根木头西一块

板,材料散点堆放,没有系统整理;或者像小猴子,见了桃子扔掉玉米,见了西瓜又扔桃子,大脑成了别人的跑马场。

积累要力求有序,把学到的东西化为己有,就像把材料加以科学组装,可以造出一架云梯,捷足先登,直上高城。

具体而言就是分门别类,每门学科都有大量弥足珍贵的材料,数学教师会遇到各种容易出现错题的题目,以及一道道题巧妙又简便的解法;语文教师会见到各种优美的范文,脑中出现巧妙的作文构思;思政教师可积累当下有争议的新闻事件、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新提出的观点……在电脑中建立若干个文件夹,分分钟搞定。

积累在于持久,在于有心。思想与智慧的潜力是无限的,但用则进,废则退:只有不断开掘,活水才会源源而来;一旦停息,它就慢慢干涸。

在刚刚公布的2021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中,杨振宁教授榜上有名,评委会这样陈述他的事迹:“他资助数百名中国学者深造,协助清华建高等研究中心,为中国重大科学工程亦竭诚建言……”

这说明年届百岁的他仍在发力,不断作出新的贡献,堪为每一个人的榜样。

Why

学生不习惯、不适应,那就让他放慢速度,等他,让“孩子慢慢来”。一个朋友曾开玩笑说:“我儿子都23岁了,我还在等待他成长。”

如果学生在学习成绩上达不到要求,我能理解,过于关注学习成绩,从长远来看,会破坏学生的学习兴趣,越往后越没有学习动力。

我的一个亲戚是高中教师。他说,现在很多学生在小学、初中被按着学习,成绩优秀,却没有学习自主性,到了高中,成绩一落千丈。

溯源陈丹丹

我想,大多数的教育者都应该把学生的快乐放在首位吧。

小学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,过于追求速度、精确性等,多数情况下会导致小学生的逆反心理。最终,可能学不好,也不快乐。

我的外甥女刚上一年级的時候,每天有一道数学作业,不仅要求速度(3分钟),还要求精确性。对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,真的很痛苦。但是,学校的要求又不能不去完成。

后来,我采用比赛的形式和她一起做題,一起掐秒表,一起对答案。我加了一个小小的“赌注”,如果她和我的差距缩小,她就可以得到一个奖品。

这个有趣的做题形式,让她慢慢地适应了一年级的3分钟算术题。所以,快乐学习真的很重要。

Why

我不喜欢题海战术,也不喜欢强压式的学习。现在学生得抑郁症的很多,我想,人最渴望的是什?无非是生命、快乐这些本真的东西,其他都是空的。

可是现在越来越内卷,小学阶段对成绩的要求就很高,结果大家都不开心,家庭氛围也不可能和谐。

Sky

快乐最重要。积极的心理体验是学习效率的保障,也是学生建立健康、有利、有力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。

在教学实践中,教师可以采取动态生成教学、先学后教等方法,适当地对学生进行引导、疏导、开导,强化良好的学习体验,并为其未来的学习做好准备。

朝 露

快乐不是空中楼阁,它建立在学习能力之上,综合体现在速度和精确性之中。

快速度和高精确性往往能产生自我效能感,从而体验到快乐,形成良性循环。快乐本身并不容易催生快速度和高精确性。如果能力不足,不能胜任学习,快乐很快会消失,不悦会在无形中滋生。长此以往,会产生恶性循环,有的学生会厌学。

一介武夫

小学阶段是打基础和习惯养成的关键时间。基础不牢,习惯不好,学生无法适应初中、高中的大容量学习。

没有速度是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的,但讲速度,不是为了快而快,前提是有效、有精确性。

yhglll

成年人的视角通常带着点功利心,仅有速度或者仅有精准性都不够,希望二者兼而有之,美其名曰:有效率。

孩子当然反对,“凭什我做好了学校要求的1、2、3,家长还要我做4、5、6呢?那我索性就慢一点得了,或者只完成1、2也行,大不了一个都不完成,反正结果都是没得玩”。

儿童的视角必然是快乐第一,这也是很多大人所担心的:担心孩子不够自律,担心孩子“娱乐至死”,更担心引发相关的“不良后果”。

“三星制”评价

□宁波市镇海区贵驷小学 胡晓玲

在教学中,学生的表现往往得到的是一些模糊的评价:“同学们,你们觉得他读得好不好?”“这一组表演得怎样?”好的标准是什么?教师有时候掌握得也并不是很准确,学生尤其是小学低段的学生就更不清楚了。

如何让生生互评更有效呢?我在班级中采取了“三星制”评价方式。

首先,我将它用在字词教学中。请几个学生读完词语后,我让同桌之间用“三星制”互评。

其实,三颗星中的每颗星都有自己的评价功能:“正确星”评价读音是否正确;“清楚星”评价口齿是否清晰;假如读起来吞吞吐吐,那么就会失去“流畅星”。

哪一项要求达不到就扣除对应的星,还可以把三颗星涂上不同的颜色。标准明确、操作简便,学生互评兴致很高。

接着,我将“三星制”应用到朗读评价中。

低年级学生习惯以自我为中心,别人在回答问题或朗读的时候,他们不会倾听,总是自顾自,甚至窃窃私语。

我请学生初读课文,别的学生依照“三星标准”现场送“星”贴纸。一段时间下来,朗读的学生更认真了,而倾听的学生也慢慢安静下来。

我继续深入,将“三星制”应用到口语交际课上。

在备《商量》一课时,看到教材中提示“要用商量的语气”“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”,我思忖一番,决定沿用“清楚星”,另外两颗星改为“商量星”和“明白星”。“商量星”要求用上尊敬的称呼和商量的用语,而“明白星”则要求把自己的想法讲明白。

交际练习的时候,现场展示的学生和台下倾听的观众都有了可参照的标准,效果很不错。

一颗星、两颗星、三颗星……“三星制”实施以来,我明显感觉到学生身上起的变化。我还想继续扩大“三星制”的使用范围,让生生互动成为低段课堂的一道风景线。



走近湖州市仁皇山中心幼儿园尹家花园园区的菜地,豌豆生机盎然、长势喜人,正是采摘的好时光。为增加幼儿对农作物的认识,幼儿园以“豌豆熟了”为契机,开展春日采摘活动。幼儿们个个火眼金睛,用手轻轻捏,比长短,摘下最成熟的豌豆。回到教室,幼儿们通过讲述的方式分享采摘体验,体会食物的来之不易。(本报通讯员 邹丽君 吴 锴 摄)

追求课堂意见统一为哪般

□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慈湖校区 章秀平

一个年轻教师执教三年级语文课《一块奶酪》。

在梳理完故事情节后,她在屏幕上显示:“你喜欢蚂蚁队长吗?默读课文,圈画词语或句子。”

陆陆续续有学生举手回答,有一个学生说:“老师,我觉得他不应该只给最小的蚂蚁吃奶酪,应该给其他蚂蚁分一点。”

另一个学生附和道:“是的,有点太偏心了。”

这显然超过了课前预设,教师问道:“其他同学同意他们的看法吗?”

一个女生说:“不同意,因为小蚂蚁很弱小,吃了这块奶酪就有力气了。”

教师忙点头:“你说得很道理。小蚂蚁最弱小,最需要这块奶酪。”

“我还是觉得不公平,怎么能只给最小的蚂蚁呢?要是有别的蚂蚁也想吃奶酪,也许就会引起仇恨。”坐第一排的男生却并不服气,没有举手就直接插话。

他所提及的“仇恨”倒不至于,但“要是……也许就会……”的假设句式,显示了一个八九岁学生思维中难能可贵的独立与周全。

现场偏离预设轨道太远,让年轻教师有点措手不及。她装作没听见男生不合常规的发言,再次强调那个女生的观点小结:“是的,小蚂蚁最弱小,是最需要这块奶酪的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蚂蚁队长——”

她转身,在黑板上写下“关爱弱小”,进而转入下一个学习环节——最后一段。

屏幕上出示课文:“大家又干起活来,劲头比刚才更足了,奶酪一会

儿就被搬进洞里去了。”

教室里响起整齐响亮的朗读声,刚才的意外似乎没有发生。读后,教师问:为什么大家的劲头比刚才更足呢?

“小蚂蚁吃了奶酪就更有力气了。”一个男孩认真地说。

“大家都被蚂蚁队长的精神感动了。”一个女孩说。简直是教科书级的标准答案,教师微笑着点头,转身板书“精神”一词。

坐在最后一排的男孩,一脸严肃,端端正正举着手,他的答案是:“因为他们也想快点吃到奶酪,所以就加紧搬。”

全场听课教师都笑了,上课的年轻教师也笑了:“是的,是的,也有可能。”

她再次组织全班学生齐读这段话,响亮童声充满教室,流程算是顺利完成了吧。

课的结尾有一个问题:如果有一个和蚂蚁队长对话的机会,你想对他说什么呢?

这本应是真情表白的一刻,可一看到这个问题,我的直觉是将会再次有意外发生。

“我会对他说,做人是不能太偏心的。”第一排男生直截了当,毫不客气。

教师有点尴尬,不知该如何引导,响亮童声回到轨道上,讪讪地笑:“哦,哦,你还是觉得他偏心。”

男孩点点头。八九岁的学生还不太会察言观色,更不会读懂教师脸上的尴尬,以及言语中的反复暗示。

此时,另一个男生补充,使即将弥合的裂紋再次扩大,“虽然说法律上有规定,大的要让小的。可是,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,有可能也有人要吃,你也要多想想其他人”。

竖起“法律”的大旗,听起来真是

言之凿凿,大概是将“孔融让梨”的故事和法律规定等同起来了。

谁知道,接下来,一发不可收拾。“你当个蚂蚁队长就很不了不起吗?说不洞里还有大队长呢。”

“你应该给力气不足的蚂蚁们分一些的。”

“弱小的要照顾一下,还有年纪大的呢?我们不是常说要尊老爱幼吗?”……

临近下课,现场简直成了蚂蚁队长的批判大会,教师想要的标准答案被淡忘,淹没在一片“偏心”“不公平”“了不起吗”的质疑声中。年轻的教师满面通红。

《一块奶酪》是首次入选教材的一个童话故事。作为一篇略读课文,导语提示中写道:“默读课文,想想课文围绕一块奶酪讲一件什么事,再说说你喜不喜欢文中的蚂蚁队长,理由是什么。”

都说“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文本多元解读是真实而自然的事情,而且导语分明是指向开放性讨论,可一进入课堂,教师就设置规定性的形象定位:纪律严明,关爱弱小。

发生这一幕,除了作者在故事中有明显的情感价值倾向外,还有我们长期追求学习结果统一的原因,似乎教材一定是文质兼美的典范,而主人公一定是道德楷模。

反观本课例中的不同声音,从孩童的眼光看,关爱弱小固然没错,但公平公正可能更重要,很多学生并不认同蚂蚁队长的决策,这是来自学生内心深处的声音,理应得到理解与尊重。

学习是教师、学生与文本的对话,可以有固化的思维模式作为主流,也应该允许学生去关注与探讨更多的解读方式。

快乐学习真的很重要

小学阶段的速度、精确性、快乐哪一个更重要?(续三)

教师论坛

中国教育期刊优秀作品评选金奖栏目

此话题可继续讨论——

